

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

一九八七年二月——七月

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

一九八七年二月——七月

人民出版社

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

一九八七年二月——七月

DENG XIAOPING TONGZHI

ZHONGYAO TANHUA

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.5 印张 25,000 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350,000

ISBN 7-01-000227-4/D·108

(书号 3001·2206) 定价 0.26 元

出 版 说 明

这是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七年二月至七月的重要谈话选辑。所收文稿均经本人审定。

本书原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，内部发行，现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公开发行。

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

一九八七年十月

目 录

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

(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) 1

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

(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) 4

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

(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) 8

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

委员时的讲话

(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) 12

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

(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) 20

吸取历史经验，防止错误倾向

(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) 25

东欧西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

(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) 30

改革的步子要加快

(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) 32

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

(一九八七年七月四日) 42

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*

(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)

大学生闹事，主要责任不在学生，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，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。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。但是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，因为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，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。我们干四个现代化，人们都说好，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。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。他们只讲四化，不讲社会主义。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，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。这样，关系就大了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。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，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。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，所以我们不搞运动，主要是进行教育。既是斗争的过程，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，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。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，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

*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谈话的一部分。

一点；到下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，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。现在看，我们实现确定的宏伟目标有希望。

学生们闹一下的好处，是使我们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。这些年总的发展情况不错，国家情况好，人民生活逐步提高。学生们放假回家，可以看到自己家里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，父母也要给他们上课的。所以，学生闹事这类问题对中国影响不会很大，更不会改变我们的现行方针和政策。至于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自己要求辞职，这与学生闹事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。但是，这一人事变动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，就是说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，可能执行得更好。总之，我们是一切照旧干下去。学生闹事，使我们的决心更加强了。当然，也提醒我们要好好总结这几年的发展经验。这几年的发展说明，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，但是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。只有消除消极因素，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。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、思想、文化领域。因此，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，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、说服教育工作，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带坏了一代人。所以，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“四有”人民，教育干部成为“四有”干部。“四有”就是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。

律。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不同。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理想，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。中国从鸦片战争起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“东亚病夫”。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，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。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。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的西方。后来，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，提出“以俄为师”，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，开始了国共合作，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。孙中山逝世以后，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后来在日本侵华期间还多了个殖民地社会，并且形成和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，中国继续贫穷下去。这个历史告诉我们，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。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，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不要说实现“小康”，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。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。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，我们要用这些教育青年，教育人民。总之，我们要用十几年的时间向人们证明，下个世纪还要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向人们证明，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。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，同时也认识到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不能丧失警惕。斗争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，注意经常总结经验。

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*

(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)

我们最近遇到的麻烦已经过去了。但在人们思想中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。事实终将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、办法、措施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，人民也会更进一步地理解我们现在采取的方针、办法、措施是合情合理的。拿胡耀邦总书记的失误来说，我可以告诉朋友们，比我们讲的要多得多，我们只谈了主要的，其他都没有涉及，而且我们处理的方式很温和。我们历来对待这样性质的事总是过分，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，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，我们不搞运动，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，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份量。世界上有些议论，说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。不会的。搞了八年了，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，为什么要改变？

有两条要讲一下。第一条，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

*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谈话的一部分。

路。第二条，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，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。

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，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。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，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，走资本主义道路。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。道理很简单，中国十亿人口，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，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，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，产生一批百万富翁，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，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，甚至连温饱问题都可能解决，还会发生严重的就业问题。中国的麻烦就在于人太多，每年新就业的青年有七百万到八百万，按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搞开放也吸收了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之有效、可以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营方式。我们开辟多种门路，给青年就业的机会。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。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而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

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摆脱贫落状态，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。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。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，我们已经有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经验教训，这样一闹，就会出现新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这次闹事的学生多半是大学一二年级、二十岁以下的青年，他们没有社会实践经验。这次放寒假回去后，几乎每个家庭都给学生上了课。他们看看左邻右舍，同时又跑了一些地方，看到这几年搞的事情对每个家庭都有好处。所以，很多人回校后承认他们原来的认识和行动不对。当然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，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平行的，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。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，例如对这次学生闹事，需要采取一些比较切实、紧迫的办法，但从根本上说，这是一个长期的事。四个现代化，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，在这五十至七十年内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。既然是长期的事，不可能搞运动，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，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。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，使我们能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。

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，“四有”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、有纪律。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。很多人只讲现代化，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。要搞四个现代化，使中国发展起来，就要有纪律、有秩序地进行建设。这些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，从来

没有变过。我们只是坚持既定的方针、政策，坚持原来的路线。

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，总的比较顺利。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、某些方法不赞成，但不是完全不赞成。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。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，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。我是改革派，不错；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，我又是保守派。所以，我既不是改革派，也不是保守派，比较正确地说，我是实事求是派。

有领导有秩序地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*

(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)

我们国内最近发生了两件事，一件是学生上街闹事，这主要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鼓动；另一件是我们党中央的人事变动，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职务。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，我们已经作了处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，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，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；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。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，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，争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到一千美元，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。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，需要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在国际上的和平环境，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，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。根

*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谈话的一部分。

据这一方针，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，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。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。同时，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，特别是要给基层，企业，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，以更多的自主权。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，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，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，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。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。

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，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。西方一些好的东西，我们应该借鉴、学习。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，影响人们的思想，特别是青年的思想。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。这不是今天才讲的，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，胡耀邦同志有重大失误。鉴于我们过去处理内部问题时常采用“左”的方法，这次我们没有用“错误”一词，而是用“失误”。胡耀邦同志的失误实际上要比我们公开讲的多得多，大得多，不处理不行。处理胡耀邦同志的问题，将有利于更好更顺利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，那是一种误解。我相信我们的方针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，包括领导人逐步年轻化的方针也要继续贯彻。今年下半年，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，大家看

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。总的讲，我们有四个不变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，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，两个开放政策不变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。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。

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，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，再加上上个世纪的头五十年，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。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，有的同志主张在《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》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。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。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。当时我说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，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。今天，我又加上五十年。因为如果不讲，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，而是乱哄哄的。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，我们就不能搞运动，方法以教育、引导为主。当然，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，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，使用纪律、法律手段。总之，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，以便进行改革和建设。

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。最近我同美国人谈话时讲过，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，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。中国不能乱哄哄的，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。一切反对、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，一切导致中国

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。这也不是今天才讲的，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在讲的，以后更要这样做。要用这个道理教育人民，特别是青年学生。这就是最近我们处理学生闹事的原则和方法。这类问题不但今天有，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会存在。

八年来，我们取得了建设的经验和可喜的成果。这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、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。第一个十年，一九八一至一九九〇年，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估计不成问题，可以提前完成。第二个十年，即从一九九一年到本世纪末，再翻一番，从发展趋势看也是可靠的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中人民生活确有明显改善。到本世纪末，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到一千美元不算多，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一万亿美元。有了这个基础，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。

当然，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~~提出的政治经济工作~~中的问题，我们要重视。在我们国家~~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弊端，诸如官僚主义、机构臃肿、不正之风等，需要注意解决。~~因此，经济体制要改革，政治~~体制也要逐步进行调整~~大体前景就是这样。

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

(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)

今天没有别的，同大家见见面，快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了，应该对你们道道辛苦嘛！

你们委员会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，靠大家的辛苦、智慧，工作进展是顺利的，合作是好的，这样香港会过得更好。我们的“一国两制”能不能够真正成功，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。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、台湾作出一个示范。所以，这个基本法很重要。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，这是一个新的事物。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，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。

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。就是说，香港在一九九七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，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，至少要管五十年。我还要说，就是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。香港的地位不变，对香港的政策不变，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，对台湾的政策按照“一国两制”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，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。到本世纪末，中国人均国民生